東廳須問 續十

共十九

燃藜室記述別集卷之十目録

官職典故

起復

官吏歸葬

官官

掖隷

吏胥徒隷

官職典故

科制四 武擧

高麗睿宗置武學曰講藝齋試取武士其後武學齋生赴擧者少策論雖不合格隨分選取得第甚易諸生爭屬武學武學漸盛將與文學人角立不和朝廷深以爲憂 仁宗命停罷武學取士及齋號恭愍時生員李穡上書請試武擧以充宿衛恭讓二年都評議使司奏文武不可偏廢本朝只取文科不取武科故武藝成材者少請於寅申巳亥年設武科取通兵書精武藝者永爲定式從之

○太祖二年設武科

○太宗八年設武科以備龍虎榜國朝武科始此

麗朝武舉之制雖未詳知我朝式年之規則寅申巳亥之年與文科同設初試於京中及各道有定額之數隨其擧子矢數多少而出榜翌年子午卯酉之歲聚會八格初試之人試射六兩片箭騎槍八格然後考講將鑑博議武經中一書四書中一書與大典粗通以上者矢數與講書之數通融合計分等只取二十八人謂之會試又以會試之人親臨試才定其坐次謂之殿試 松窩雜記

古者無武科 太宗朝始設焉故事文武科放榜日賜紅牌賜花酒文武科一等三人別賜皂蓋 世祖朝文科賜蓋武科則賜旗遊街之日癡兒愚婦皆辨其爲文武科武班頗不悅尋罷復舊制 筆苑雜記

世祖六年庚辰巡幸四方所到處必設武科不爲初試

不限規矩隨其多寡而取之一年通計一千八百餘人至今以武士之不能制馬不能彎弓者必誚之曰庚辰年武科自此武選亦輕矣 松窩雜記

世祖十二年幸江陵五臺山駐蹕于御林臺取武士賜第

世祖朝取武科一千人 上召居末者問曰今世復有才下於汝者乎對曰後榜壯元是才在於臣下者 上大笑擢用其人後果稱職云 芝峯類說

中宗庚辰設科取武士一千好事者稱之曰武士騎牛馳射不中駐牛拔其矢再射之自試官所傳呼曰彼舉子何以駐牛答曰牛方渡 於牛野談

○成中兩廟朝別舉之規必以六兩二十步騎射四中講粗通然後參榜故所取武士須皆傑然可用至萬曆癸未尼湯介寇邊兵判李珥建議為防戍赴戰之計遂設別舉取武士六百餘人而逐年所取不下各數百人 祖宗朝科舉規法至此蕩然雜色諸軍之稍解採弓者皆得參焉而 王宮侍衛甲士別試衛定虜衛之類及外方諸鎮騎步兵水軍新選之類多闕壬辰 大駕西行関西與海西連歲設科癸巳秋全州撫軍所嶺南元帥府與各道所取甚夥自癸巳還都至丁酉五年之間累設大舉不為講書只取一矢之八名為科舉實同軍目放榜日戴花執牌著繩鞋而徒步者亦多取人愈多而將才益乏 松窩雜記

○宣廟癸巳永柔行在取武士二百時邦禁不嚴公私賤
獲亦赴試窃科李恒福對客吁奴僕不應恒福曰可惡是
漢必赴試去滿壺大笑 於于野談

○宣祖自關西回鑾歷臨延安舘舍試守城將士親臨放
榜

○命軍兵學習鳥銃入於科舉諸技中

○成渾疏曰我國之人最重科舉宜於各道特試武科防
禦最緊處則分設二三場大舉廣取如平安道例潛伏者
盡赴入格則為精兵其餘矢數則各於名下具鄉里居住
不得如前漏落亦可為調發之兵矣

○癸巳冬光海以東宮駐全州取武士五百時舉國飢饉
餓莩滿路南中赴舉者以米五升買及第 於于野談

時全州謁聖設科取文臣十一武臣一千六百權慄亦承
命往陜川設取武九百人 日月錄

甲午因李舜臣狀啓取武科百人號舟師及第 上仝

○亂後取武科甚廣一榜所取多或至數千或有不辭採弓而得參者或有賤類而得參者通共數萬人盖欲其使人興起而無補實用科名亦多賤矣 芝峯類說

得倭頭一級者勿論公私賤許登科或有斬飢民頭認倭頭以要賞者嶺南有一斬頭及第縣倅設宴以榮之人有作詩嘲之曰飢民頭上桂花浮紅絃羣中怨血流太守慶筵知有酒願分殘瀝慰啾啾 芝峯類說

○丙申遣近臣于閑山島設科試戍卒從李舜臣請也

○壬寅朝議以舟師勤苦設試于慶尚道釜山臣濟全羅

道鯨島古今島取一萬七千餘人各朝議以內地之人亦多混入請以初試施行改試舟師科取一千六百餘人

乙巳以外方武士試射直赴會試者要防北邊別設庭試

光海初特設武科於咸鏡道不設文科只以武科放榜

十一年邊事日急分送承旨于諸道設科廣取武士（以咸聚京城爲難）合取萬餘人時稱稱萬科

仁祖丙子設平安道武科自願赴科者勿論他道皆許赴取萬餘人

丁丑命南漢守堞扈從人勿論公私賤各以一技許赴

庭試

具仁塵啓曰經亂以後武科只取弓馬故曉達兵家者反不與焉自今稍變舊規兼以講書取人

崔鳴吉啓曰廣取武士爲國家莫大之弊兵額日縮一也官爵不遍歸怨朝廷二也名器日輕人不安分三也近日言事者徒知赴防之重而不思後日之弊每以廣取爲言西路設科猶有太濫之歎又欲於三南營曉校生試其武藝合榜於前頭別舉莫重科舉何可以一番試才而許其參榜 遲川集

仁祖丙寅別試以臺啓罷榜而武科不罷合於庭試

顯宗乙巳大臣以武弁內三廳近人啓請設科仍設對

舉文科庭試

肅宗丙辰庭試初試命分道試取來赴殿試西北嶺南則別遣重臣設行卽其地放榜合取一萬九千餘人時武科至於一萬四千餘人唱榜時闕庭狹窄依丁丑辛卯年例設行於敦化門外 備局謄錄

宋時烈疏曰武人萬科爲今日難處之臣弊矣其數近於二萬而皆萃於京師以希調用不得則怨京師米貴亦由於此而農民漸少臣愚欲依程子鐫解額去利誘之說各使其守令試藝拔其尤者以升於兵使兵使又聚而試之而拔其尤者以升於兵曹兵曹又取以試之以次補官則是數萬之人各歸其鄉一邊作農一邊習藝公私京外皆得其便而於其賤品之中亦必有可用之人才矣 尤菴集

肅宗丙寅 上曰以今番武科初試榜觀之士夫子弟

之得叅者不過十餘人可用者甚尠何以望將来之任用乎朝家用才不擇文武入侍諸臣中如有子弟累人者勸令學武宜矣知事申汝哲曰臣每聞傳教出語儕友勸子弟學武而一自萬科之後得官甚難多有虛老者且稱武弁則至於蔭官亦皆凌侮此所以士夫子弟之寧爲窮儒不肯就武也右相南九萬曰中原科制則有武進士武藝数技之外以平邊論治安策試取故入格者雖尠而多可用之才我國亦有講制而只講音釋便皆得叅士夫子弟雖能講書而武藝不足故常漢之叅榜者居多若欲矯弊則稍重科武而節損取人之數可矣 備局謄錄

庚午教曰人臣效忠文武何異而近来武科榜目中絶無士夫子孫士族之不事武業可知設廳勸武宜矣

〇壬辰始設平安道別武士都試丁酉設江華府壯旅義旅都試戊戌設黃海道別武士都試東萊府別騎衛都試己亥設義州江界宣川昌城三和別武士都試

〇英宗己酉設江原道別武士勸武軍官都試丙辰設黃海道追捕武士都試丙寅設慶尚道別武士都試辛未設京畿忠清慶尚全羅黃海江原等道選武軍官都試及黃海道鄉騎士都試

科制五 新来 四判

古者制馭新来所以折豪士之氣嚴上下之分使就規矩也其徵物萬則稱龍鷄則稱鳳酒則清稱聖濁稱賢其擬

亦有限初出官曰許參總過十餘日與之同坐曰免新令
也非徒四館如忠義衛內禁衛監諸衛軍士吏典僕隸侵
毒新屬之人凡于貴味皆督徵之少或不適雖過一朔不
許同坐 慵齋叢話

三館風俗南行負尊其首為上官長敬謹奉之新及第
分屬者謂之新來侵辱困苦之又徵酒食無藝所以屈折
驕氣也始仕曰許參終禮曰免新然後與舊官連坐開筵
設酌則末官以左手執女手右手執大鍾先呼上官長者
三又細聲呼者三上官長微應呼亞官則亞官亦大聲應
之下官不勝則有罰上官不勝則無罰雖位高大臣不得
坐上官長之上與三館間坐呼正一品五大字一品四大
字二品三大字三品堂上二大字堂下官只呼大先生四

品以下泛呼先生各擧姓而稱之呼畢又呼新來者三又呼黑新來者三黑者女色也新來倒着紗帽以兩手負背低首至地就先生前以兩手圍紗帽而上下之名曰禮數誦職名自上而下則順啣自下而上則逆啣又令作喜形曰喜色作怒形曰悖色言其別名使爲其狀曰三千三百其侵辱多端不可勝言放榜慶賀之日必邀三館然後設進行禮若有新恩不恭得罪於三館則三館不徃新恩亦不得遊街三館初到門一負擊鼓唱佳官好爵諸吏齊聲應之以手擎奉新恩下上之曰慶賀又慶父母族親曰生光最後又奉女人而慶之曰乳母又新恩聯榜拜謁于議政府禮曹政院憲府諫院成均藝文校書分文承文諸司諸司先生多徵布物以爲飲宴之需春時校書館先行之曰紅桃飲初夏藝文館行之曰薔薇飲夏時成均館行之曰碧松飲 慵齋叢話

免新宴上官長曲坐奉教以下與諸先生間坐人挾一妓上官長則挾雙妓名曰左右補處自下以上各以次行酒以此起舞獨舞則罰以酒至曉上官長乃起行酒衆人皆拍手搖舞唱翰林別曲乃於清歌蟬咽之間雜以蛙沸之聲天明乃散 慵齋叢話

宣祖朝李珥啓曰作人之效雖非一朝可見但弊習傷敎者則不可不革今者士之初登第者四館自爲新來汚辱侵虐無所不至夫豪傑之士尚不以科擧爲念況使之毁冠裂服宛轉泥水中盡喪威儀以弃廉恥然後乃登仕版則豪傑之士孰肯爲世用乎中朝接待新恩頗加禮貌若聞此事則必以爲胡風矣 上曰侵虐昉於何代耶珥曰於傳無徵但聞麗末科擧不公登第者多貴家子弟口尚乳臭者故時人目之紅粉榜人情憤激遂肇侵辱云 上曰此可革遂傳敎命革四館侵虐新進之習 石潭日記

我朝新登第者號稱新來四館分隷號稱分館分館之後新隷者夜謁本館先進之門號稱回刺進退出入侵虐困辱惟先進之命殆至旬餘而後始許參坐于本司號謂新來免新夜行之際巡更者毋禁行止眼色極可恠至以新恩嘲之朴泰漢登第分館不肯回刺崔昌大謂之曰此雖非莊士所屑自係國俗雖前輩名德亦皆不免何至立異論於節目間事取世俗之指點耶泰漢曰不然此是士子出身初程何可強循俗套自甘見魅之目乎栗谷請革此弊載之経筵日記近來尹相公趾完雖不自處以道學之士亦不肯爲豈有自好之士身蹈此習耶昌大改容稱善而不免強就回刺後書報泰漢曰恩行既不免而至於嘲詠褻諢亦多隨人同波者悔不與吾兄同去就也 昆侖集

初朴泰漢與李光佐崔昌大相約吾輩登第勿應新來甲戌

別試三人同榜儕友知泰漢素執決無應俗之理初無徙呼
新來者光佐則南相九萬以座主來呼亦終不應曰大監
以大臣為先生教新進不以正己事君之道使為紅粉榜
餘習耶九萬笑而許之昌大則以親命不許不得已從俗
崔錫鼎與李光佐書曰程子易傳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
俗可也近世先進之侵困新來固涉於兒戲而行之既久
遂以成俗前輩名人亦皆不免循俗為之今聞左右與朴
喬伯過先生不恭喬伯又過之恐未深思輕重之所在也
士所當為不在於此如此小小節目姑此應俗不害為獵
較之義蓋勉其所宜勉不能無區區之望也 明谷集

議諡

宗親及文武官實職正二品以上贈諡親功臣則雖職卑亦贈諡儒賢及死節人表著者雖非正二品特許賜諡 攷事新書

○大提學雖從二品亦許賜諡儒賢節義外毋得於外陳請 續大典

○知中樞府論文蔭武曾經亞卿實職外毋得贈諡 英宗朝受教

○本家先以所撰諡狀呈禮曹禮曹照說題付奉常寺傳送弘文館定日合坐奉常正與諸僚閱坐集字應教至亦出所定諡草輪示可否議定三望移牒禮曹署經于政府兩司自吏曹入啓受點回公後諡狀還付太常藏置若特

教贈諡則不待諡狀直自弘文舘定日合坐太常

我朝初以諡法為重正二品實職以上及功臣追封者外雖有淑行大功亦不許賜諡諡議初自奉常受行狀而列諡名牒于吏曹吏曹會弘文舘戡定以啓至慎重也應諡者死其家即具行狀送于該司雖平日無功德行譽者不敢不請諡或以煬以荒以惑亦不能辭近世此風頓革初則有物議之家恐得惡諡不為狀請終則並與名臣大功而不為請諡矣 識小錄

○改諡鄭灦啓 入 太祖朝

○三金宜諡文長 入 世宗朝

補 國制唯正卿以上賜諡死而諡周道也凡大夫皆然今通政以上位在中大夫如何不諡近諡之家必神主下臺尊之若親承者然此礼又何所據五礼儀葉贈條亦無如此之文今人不曾一閱旧典只憑吏曹之口轉訛至此也夫贈官贈諡均也贈官則不然何獨於贈諡而異哉 僿說

○成廟甲辰朊奉常議金良璥謚曰恭威偏肅齊極 備考作極
上問於承政院對曰良璥有偏心之病故謚皆如是 上
曰曩者金國光尹繼謙之謚慮有後弊欲改而未果今有
正直之人其朋友以私事請囑而不從則皆云其心偏急
朝議靡然從之以正直得偏急之謚其可乎欲改此謚何
如政院曰奉常既已定謚改之似難正直之人豈可以偏
急稱之大抵以偏急得名者於其所不當為之事偏執强
為者也良璥偏急之病想必公論皆然今若改定恐有後
弊但奉常擬進六字中 上裁何如 御書恭肅公而出

搜聞瑣錄

○成廟甲辰十一月奉常擬李繼孫謚曰長璥玎憲 誨
人不倦曰長述義不勉曰玎金宗直在經筵啓曰繼孫為

永安觀察興學養材至今鄉中科第者甚謂之誨人不倦
則失實誨人不倦如金鈞金末則當矣以監司興學而已
不自教誨何以得此謚繼孫為人得宰相體善人君子也
不須長字亦可得美謚其曰述義不勉恐亦失實曾以罪
謫罰而謂玎不可　上遂書敬憲公而出　謏聞瑣錄

國法奉常寺主議謚自　中廟中興以来謚義不正特
命弘文舘應教以上佐參駁議是時謚金壽童曰頃順公
柳順汀曰武安公政府以名實不副令奉常改議邇来謚
議之際其子孫奔走干請必欲得美謚而後已故少不稱
意輒復退改故所議皆不得正有武官參請國功張珽者
延安彭壽為奉常正斷謚曰忠烈自是謚無文忠而字則
人皆怪之　陰崖雜記

○中宗命改愼承善謚章令金千齡正言權達手啓謚號不可以私恩輕改請還收愼承善改謚之命　上曰承善功在國家故初欲贈謚以忠復思之謚忝非如特恩之例改之不可故從該司所議爲章成

○改謚林百齡入　明宗朝

○李滉賜謚文純李珥奏議詳祖朝李滉名下　宣儒賢之不待謚狀賜謚始此

○宣祖朝以卑官追謚者金宏弼謚文敬鄭汝昌謚文獻徐敬德謚文康賁異典也趙光祖亦追謚文正許篈請謚柳希春上只令贈右贊成而不許謚識小錄

○孝宗八年宋浚吉疏曰聖明特許臣師金長生之謚所司以文敬文元議啓夫敬者聖學之基本亦長生所嘗用

力者斯豈非懿稱也第人之資禀各有所當必得其當然
後允叶公議 臣竊想長生真純渾厚寬恕冲和底氣像其
所副擬者恰好著題而恨議者之眞在第二也斯名一定
百世難改苟失其宜遺恨無窮 上從之贈謚文元

○肅宗庚申因臺啓改許積祖潜忠貞之謚 述而

○英宗朝應教黄景源言奉常正職掌議謚而或有議謚
不公者則令應教以上駁議矣近者應教議謚而奉常正
無所可否非制也請自今議謚時使奉常正協議定謚以
復故規上命此後議謚時以曾經玉堂人差出奉常正俾
與詳議定謚

補洪忍齋集禮曹臺上先生集序曰考政府所藏請謚行
狀云可知從前人家謚狀皆藏政府

蔭仕

我國取人之路有三曰文科武科蔭職蔭職則保擧取才公薦里選然後方許注擬蓋二百年不易資級有九品由郎至大夫陞資者必計朔滿朔乃遷稱爲仕加國有慶賞而須及於百官者稱爲別加父兄官高不親受恩加者子弟代受之稱爲代加別加代加非常典也待滿而遷者必閱數年纔經一階故在其理平居官者非有閥閱功勞不得橫遷故筮仕者雖十年猶未得通訓階壬辰以後國家被兵搶越急於討賊寸功毫績皆以爵賞縻之由是文武兩途俱溷至于光海朝希恩覬賞罔有紀極 象村彙言

○本朝宰臣不由科第進而爲禮曹及大司成者姜碩德一人

◯近世未登科而爲承旨者鄭仁弘鄭逑以禮房承旨爲殿試試官亦異事也頃日康明之以甘盤之勞也洪可臣雖不爲承旨任刑判徐仁元爲江原監司此外爲參議者纔數三人 宣祖朝南行爲憲府者多亦有敢言擧職者洪可臣爲掌令論安汝慶不合爲府尹 上怒而遞汝慶府尹仍令勿以南行人爲臺諫 識小錄

◯漢山君李蓀己卯進士又善弓馬 世祖命補宣傳官成宗元年擢文爲禮曹正郎

◯柳順汀孫師鄒年六歲以勳蔭例授副司勇 壽谷集

朝參

國朝冬至正朝聖節坐正殿受羣臣朝謂之三大朝會立春人日當直宰相押班謂之小朝會教宥境內有讀教書

之儀封爵追崇有遣冊使之儀五日一聽政謂之衙日命
相謂之宣麻

○世宗八年始令百官輪對東班六品以上西班四品以
上各以衙門次第每月輪對

○右議政致仕柳觀啓曰每日常參 上體勞動請間日
停常參 世宗答曰啓意予知之卿老矣勉强詣闕予實
懼焉後日如有啓事使人啓之卿則安身養府益保衰躬
東閣雜記

○世宗謂禮判許稠曰予聞中朝士大夫進退帝前絕無
俯伏之禮對曰中朝之事則天下萬機皆決於帝人衆事
煩何暇爲禮 右臣錄
上前俯伏之禮實非至誠之道故 祖宗朝例賜便坐一

自貞熹王后垂簾羣臣莫敢仰視之後習以爲常至於明
良相遇而一向俯伏　明廟當筵亦嘗每許便坐矣趙憲疏
○趙光祖筵奏與此畧同八經筵典故
仁祖朝金長生曰古制臣僚無君前俯伏之禮請如舊儀
上允之大臣惶恐不敢變長生亦不能獨行遑以爲恨寶鑑
宋時烈奏語
○仁祖朝許穡疏曰常參朝參載在五禮儀逐日御便殿
接羣臣謂之常參間日御正殿朝羣臣謂之朝參先告烽
燧次告囚徒次告軍政而百官啓辭臺啓政書除拜皆於
榻前爲之矣燕山荒淫此禮遂廢而　中廟卽位三將無
識不爲更設因循至今臣曾於丁酉年間見史官草册每
日前面必書傳三參三字蓋以爲應行而不行也復於上

年見之已不書之矣臣不覺淚下

○孝宗朝閔鼎重疏曰下情之不通久矣頃者常參之舉誠美事也而在庭諸臣只行拜禮而退有若一時習儀者然此豈臨朝聽政之本意哉 世宗朝終朝視事親自詢諮而凡干公事諺書皆得稟斷自夫此規之廢而草記之啓作矣今旣復設則各司可啓之事宜皆面啓以備 睿裁(面啓古例入攷見典故) 豈可以常參為一文具而默然而退又有草記哉且常參之日罷朝後諸司之官各於本司開坐以其稟旨之事因為舉行之地不敢偃然徑還者乃是古例云而今則常參之官旣無稟旨之事又闕坐衙之規此等事亦恐不當也 老峯集

○肅宗丙辰吏判尹鑴啓曰武臣輪對是 聖上一視文

武愼簡人材之意誠是盛事抑有一事王者之道以親親
爲本臣意以爲宗親令監以上亦宜輪回賜對如武臣之
例自 上詢其疾苦各陳所懷以盡敦睦之意似可矣 上
曰內宗固有時接見至於外宗則亦有不識面目者自今
以後令該府書啓其名晝講後一日二人入侍可也 述而
丁巳憲府啓曰闕庭大小諸官不得背坐不得拜跪明
有國典至有杖贖之制此蓋以迫於至尊禮有所壓故也
謬規循習闕門外三公宰執會坐之時一品以下進拜於
三公之前三公坐而不起此豈國典制治之意乎周禮王
有三揖之禮漢制三公進見則天子御座爲之起乘輿爲
之下蓋上下交相敬之道固如是也三公雖尊坐受六卿
之拜不無偪上疑尊之嫌諸宰僕僕之禮又非不敢申私

敬之道也請自今申明大典二品以下進揖於三公之前三公起揖答禮又言内使来到承政院則承旨為之出拜以為敬内使傳命雖可敬承旨亦至尊近侍之人豈得輒為拜跪以傷事體請令改為相揖之禮以遵大典不得拜跪之義不從

○乙亥舊制賓廳大臣卿宰會議之所次對一月行三次以初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 上教曰我國之制晋接輔相與樞密之臣一月之内只是三次雖在平時固已稀闊而况民虞國計到此之頭乎從今賓廳之會更定其式每月以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日為日次而三次則原任大臣亦令入来以為聚精會神共做國事之地

○丁亥特進官閔鎮遠啓曰臣於君無單拜之禮入侍諸

臣曲拜元非拜禮乃是不敢直入俯伏肅敬而已 先王
曾以曲拜失古規有所下教首相鄭太和對以曲拜非禮
而近來諸臣作前後揖以具拜此失禮也宜自今申飭
先王允其奏矣 上曰曲拜只當俯伏而興以此定式
○辛卯景賢堂啓覆時 上曰今日筵席不嚴坐間呵欠
之聲不絶予則以君上而對臣下猶且掩口而呵欠况人
臣全無敬謹若是乎以承旨不爲警飭特命推考又以諸
臣出入之際殊無趍蹌之擧亦多有作聲咳唾者昔在
先朝入侍注書尾着紗帽承旨李奎齡至請推考筵席之
嚴固當如是矣 壽谷集
○英宗四年戊申命常參以每月朔望定行
補諸臣入對必偕入偕出無一人敢留者此事始於 成

宗朝任士洪為承旨諸臣既罷獨留 上前密有所陳成庙始嘉而聽之後覺其傾邪竄逐士洪諸臣懲此必與衆退不敢獨對 晒軒瑣編

除拜陞遷

太宗親祼太室前此親享後例於齋宮除拜享官 上曰親享 宗廟自是常事除拜享官恐為後㕘遂停之賜終獻官河崙鞍馬奉爼官金承霆賛禮安省執禮許稠及諸代言廐馬一匹 寶鑑

仕加別加代加 詳舊仕

世祖嘆貴賤有命 詳 世祖故事

○在前凡官必計朔陞遷如銓曹郎官非滿三十朔則不
得遷鄭錫堅自吏曹佐郎陞持平諫院啓以銓郎未箇滿
而陞遷不可降爲刑曹佐郎 芝峯類說
○宣廟潛邸時曾受史畧於醫員楊仁壽卽位命除六品
東班職臺諫啓以訴訟于恩改正更命付上護軍祿以其
資級不準又以護軍司直陞降而授兩司又以過重論執
不允竒大升亦啓於經筵 集
○宣祖壬申鉅都承旨朴謹元以親耕事賞加陞品大司
憲朴應男與謹元相切而廣坐中誚謹元曰不宜以此有
賞典卽請改正允之癸酉都承旨李希儉以 仁聖王后
侍藥勞內醫提調及醫官並加資兩司請改正累朔後只
醫官允之兩司停啓新正言李濟臣以停論爲非啓遞兩

司諫六朔始停啓今則償典太濫而臺諫罕有糾正雖或論啓旋即停止 芝峰類說

○宣祖朝唐興府院君洪進由六品二十餘朔拜獻納猶以驟陞引嫌近來銓郎及言官或逐月陞遷登第未五年起臺上未十年致宰相者有之至於五六品守令以微勞躐堂階者比比官爵如土末流濫觴日滋月甚矣 芝峰類說

○平時通政官以上甚少正二品以上不過十餘員謹備實職而已自十許年來爵賞多岐至於越超階級者有之正從一品幾五十員從二品以上二百餘員通政則不啻倍之軍功納粟醫譯宦官雜類亦有官至一二品者名器漸輕人視之不甚貴重爲宰相者亦或不能自重 上仝

仁祖朝崔鳴吉啓曰大典吏典六品以上官員仕滿九百日方許遷官　祖宗朝謹守此法六曹郎廳佐郎三十朔方陞五品正郎三十朔方陞四品故職事無曠廢之患仕者無驟進之嫌　上從之

顯宗癸卯瑞興府使李廷機陞拜江界府使備局啓以臺下官擢拜臺上守令非出入三司之人該曹不敢遽爾注擬例也今此政體不當遞改差廷機推考吏堂（備局謄錄）

肅宗朝崔錫鼎疏曰臣謹按經國大典設官分職十考十上者陞叙十考二中於無祿官叙用制法之意此亦可見近來文官堂下作散一百八十餘員蔭官作散叅上四

百二十餘員參下三百餘員武官堂下作散九百餘員前
御甚多而官職有限銓曹知其如此亦無奈何臣詳考舊
延官制東班堂下官裁省一百二十餘員而初仕之增設
亦至一百數十餘員參上之廩祿補究其勢固然至於參
下官則教官監役別檢都事又雜岐直出六品外直長二
十二員察訪八員奉事二十六員參奉七十一員察訪奉
事皆由直長而陞出其窠猶窄自參奉而陞奉事則以二
十六員之窠當七十餘員之來其路甚狹參下許仕之規
則察訪以三十朔為限直長奉事參奉皆以十五朔為限
而其中陵官三十朔方得十五朔之仕蓋因齊郎二員遞
直之故倍其月數也奉事窠窄而參奉積滯准朔之後恒
過十餘朔而始遷今丙子夏季都目參奉之准朔未遷者

近二十人其冤甚矣生進年三十始仕學生年四十始仕而可用之人未必趂郞八官例必四五十後筮仕積仕七八年始出六品雖有才能率歸於老而無用良可惜也為今之計者莫如減叅下之員而增叅上減叅奉之數而增奉事直長又減齊郞之窠數同於京官然後積弊可以抹矣宜將世室及五廟陵官二員中一員擢作七八品而五廟陵官八員作直長世室陵官十員作奉事則直長凡三十員奉事三十六員叅奉五十三員節次陞遷之際不至如近日之窒碍察訪八員不必由直長而陞出依前日別檢變通例在驛加仕十五朔而直陞六品則郵官有舊職之效直長無窠窄之患矣齋郞窠數之變改雖涉重難以理推之則京官亦有多官遞直而無倍朔計仕之事獨於

陵官以西貧遞直之故倍數准朔事淡不均令若減其仕日爲十五朔則有疏滯之美而旣同京官亦無偉捷之請矣

品階

品	東西班	宗親	儀賓	內命婦	外命婦	宗親妻	土官	雜職
無品	大君 王子君 公主 翁主							
正一品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顯祿大夫	綏祿	嬪	王妃母府夫人	大君妻府夫人		
	輔國崇祿大夫	興祿大夫	成祿		貞敬夫人	郡夫人		
從一品	崇祿大夫	綏德大夫	靖德	貴人	大殿乳母奉保夫人	同正一品		
	崇政大夫	嘉德大夫	明德		貞敬夫人			
正二品	正憲大夫	崇憲大夫	奉憲	昭儀	郡主	縣夫人		
	資憲大夫	承憲大夫	通憲		貞夫人			
從二品	嘉義大夫	中義大夫	資義	淑儀		縣夫人		
	嘉善大夫	昭義大夫	順義	良娣 東宮	貞夫人			
正三	通政大夫	明善大夫	奉順	昭容	縣主	愼夫人		

品	武階	文階	宗親	內命婦	外命婦			
品	折衝將軍				淑夫人			
堂下	通訓大夫	彰善大夫	正順				愼人	
	禦侮將軍				淑人			
從三	中直大夫 中訓	保信大夫	明信	淑容			愼人	
品	建功將軍 保功	資信大夫	敦信	良媛 東宮	淑人			
正四	奉正大夫 奉列	宣徽大夫		昭媛			惠人	
品	振威將軍 昭威	廣徽大夫			令人			
從四	朝散大夫 朝奉	奉成大夫		淑媛			惠人	
品	定略將軍 宣略	光成大夫		承徽 東宮	令人			
正五	通德郎 通善	通直郎		尙宮 尙			温人	通議郎
品	果毅校尉 忠毅	秉直郎		儀	恭人			建忠隊尉
從五	奉直郎 奉訓	謹節郎		尙服 尙食			温人	奉議郎

品	正六	品	從六	品	正七	品	從七	品	正八	品	從八
顯信 彰信 校尉	承議 承訓 郎	敦勇 進勇 校尉	宣教 宣務 郎	勵節 秉節 校尉	務功郎	迪順副尉	啓功郎	奮順副尉	通仕郎	承義副尉	承仕郎
愼節郎	執順郎	從順郎									
昭訓 東宮	尙寢尙	功	尙正 尙記	守閨東 守則宮	典賓典 衣典膳		典設典 製典言	掌饌東 掌正宮	典贊典 飾典藥		典燈典 彩典正
恭人		宜人		宜人		安人		安人		端人	
	順人		順人								
勵忠 隊尉	宣職郎	建信 隊尉	奉職郎	勵信 隊尉	熙功郎	敦義 徒尉	注功郎	守義 徒尉	直務郎	奮勇 徒尉	務郎
	供職 勵職 郎	奉任 修任 校尉	謹仕 効仕 郎	顯功 迪功 校尉	奉務郎	騰勇 副尉	承務郎	宣勇 副尉	勉功郎	猛健 副尉	赴功郎

品	修義副尉			掌書東掌縫宮	端人		効勇徒尉	壯健副尉
正九	從仕郎			奏宮奏高奏角			啓功郎	服勤郎
品	效力副尉				孺人		勵力徒尉	致力副尉
從九	將仕郎			奏變徵奏徵奏			試仕郎	展勤郎
品				羽奏變宮	孺人			
	展力副尉			掌藏掌食掌醫	東宮		弾力徒尉	勤力副尉

○世宗二十四年壬戌始行各品行守之法

○英宗乙巳二月壬寅勳籍削罷後其時因勳陞資者并爲收資 傳曰通政宋寅明雖以奉血官加資旣經方伯則應在通政之科當爲仍授右相閔鎭遠啓曰 殿下欲用寅明則日後更拜堂上職何所不可而乃欲仍存苟且

之加資耶上曰堂下未有為方伯者故使之仍存矣更思

之事體未安加資還收後至丁未七月始除授承旨

時宋寅明以監司削資脩撰李真洙陞通政久未拜堂

上賓職人謂李脩撰令監宋監司進賜真絶對云（東俗稱堂上官曰令監堂下曰進賜）

祿俸

世宗二十二年分四孟朔頒祿自第一科至第十八科

高麗祿制中書尚書令門下侍中歲米四百石六部尚書御史大夫翰林學士承旨歲三百石最下如國子博士歲三十石如學正錄事助教亦十石我朝祿制正一品米

粟黃豆幷計歲九十八石紬六疋正布十五疋楮貨十張

一張准米一升 從九品歲十二石正布三疋楮貨一張 磻溪隨錄

壬辰以後又減於此令則一品歲俸僅六十餘石又無紬

布楮貨

○高麗祿俸之制以左倉米十三萬九千七百餘石准給

內而宗室百官外而州郡鎭將下而吏胥工匠莫不有祿

第一科祿四百石第二科三百六十六石以是爲差至十石

而止 芝峯類說

○太祖七年因旱求言命曰唯功臣母妻封翁主外悉停

宮主翁主邑主女官之祿

○仁祖戊辰戶判沈悅建白減祿爲料 日月錄

○仁祖乙酉年間百官須料每年一萬八千餘石軍兵所放粮餉幾至九萬餘石稅入太半不足上督御營軍減料放送 備局謄錄

○仁祖丁亥改定四孟朔祿俸

○孝廟朝比年凶歉備局請減百官祿俸領院大臣繼之而不許一則曰忠臣重祿聖人所訓凶年飢歲尤宜惕念再則曰御供未減者尚多俟其盡減更議可惟浮費悉令節減三則曰 祖宗朝待下之道極其豐厚今不可太薄終不減祿經用亦支 誌狀

顯宗庚戌改定四孟朔祿俸

○肅宗辛卯九月李相尚真又請減百官祿爲須料以補

賑需 上始難之諸臣申請不已遂命始自今十月朔行
之辛未又减之寶鑑
辛未以三南告飢减百官祿俸米一石代給田米癸酉復
舊
○宋時烈疏曰丘債多寡以爲官職之美惡可羞之甚也本朝
盛際莫如 中廟己卯而稱其美者必曰丘直不入於家此乃趙
光祖倡以廉恥之道者也今日習俗之苟偷蓋由於祿薄而丧
廉故臣請復所减之正祿而除其丘債
○肅宗丁丑减百官六品以上祿俸米一石己卯須百官六品
以上錢二百文代祿米一石之减
○辛巳連值凶歉財力匱乏以百官四科祿俸分作每朔
奴馬散料

景宗辛丑改定百官祿俸分十三科載於續典而至今遵行

苐一科正一品米二石八斗黃豆一石五斗 大君則春三朔各加一石

苐二科從一品米二石二斗黃豆一石五斗

苐三科正二品米二石二斗黃豆一石五斗

苐四科從二品米一石十一斗黃豆一石五斗

苐五科正三品米一石九斗黃豆一石五斗

同五科正三品米一石五斗黃豆一石二斗

苐六科從三品米一石五斗黃豆一石二斗

苐七科正從四品米一石二斗黃豆十三斗

苐八科正從五品米一石一斗黃豆十斗

苐九科正從六品米一石一斗黃豆十斗

第十科正從七品米十三斗黃豆六斗
第十一科正從八品米十二斗黃豆五斗
第十二科正九品米十斗黃豆五斗
第十三科從九品米十斗黃豆五斗
間因山歉而乍減旋復者不為詳錄

○經濟六典有守信田乃備朝官寡妻廪給俾不窮餓改撰大典時取為職田殊失祖宗忠厚之意

○陸放翁言官爵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錢甚厚時有省官不如省吏之語今樞院寫字官食三品祿又受月料及立吏價合計祿俸大臣相等制殺之不均盖自古如此類(芝峯說)

皇朝祿俸正一品月支米八十八石通計一年則一千
四十八石視漢二千石僅半爲然斗石之大倍於漢矣
以是爲差從九品月支米五石所謂祿寡於宋者也（仝上）
補禮有祿足以代耕之說我國之職田廩田是也職田者
宗親文武官恒受有差等廩田者牧府郡縣所受有差等
而壬辰後境界紊亂職田廢而至於廩田大同行後定營
需官需俗所謂衙祿公需条者此也故相金壽恒嘗建白
職田之議而朝議多歧未果行（日得錄）

追贈

宗親及文蔭武實職二品以上追贈三代父母准己品祖

父母曾祖父母遞降一等亡妻從夫職
親功臣則雖職卑贈正二品
大王私親之考贈領議政祖贈左贊成曾祖贈判書大院
君私親之考贈右議政世子私親之父贈左贊成王妃考
贈領議政世子嬪考贈左議政大君妻父贈右議政王子
妻父贈左贊成
一等功臣父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二等功臣父贈
純忠積德補祚功臣三等功臣父贈純忠補祚功臣並封
君奉命出疆身歿異域者陞品贈職
除職奉承傳未除職前身死者贈相當職
新及第未分館前身死者贈相當職 已上並攷事新書
○中朝官制五品以上爲大夫故得推恩三代我國唯從一

二品以上實職者得贈先代至 宣祖初年大臣建議朝臣之追贈者許推恩所後父母而不得并贈其所生父母遂爲成例蓋出於重宗統之意云 芝峯類說

補守二品以上實職者得并推恩所生父母 仁祖朝以爭追崇者多故遂不許本生家追贈 五峯述先錄

補推恩贈三世國典也鄭判書廣成生時其子太和已拜相而遺言曰吾爵亦高不必推恩 晦隱集

補侍從臣父年七十加資古無是例自 顯廟朝始有之而只是官卑者推恩陞資而已今則資憲以上無不推恩不但恩典之濫觴原其本意以子之貴延上於未達之親而今乃以其子之卑秩僅叅從班之故官高之父置加崇級殊無意謂 陶谷集

顯廟朝金壽興壽恒兄弟并判吏

戶其父光燦以舊官擢為工議久之光燦病且死大臣欲尊官而榮之請以年七十子為侍從者加階光燦遂陞同知後遂為例

竄謫

李叔蕃蒙召還配 入 太宗朝

○鄭汝昌謫鍾城初定庭燎夫每使臣入公館汝昌輒執炬火之役甚恭今則竄謫之人只任使閑任而已雖徒年定屬亦無應從之事頃歲惟趙憲謫配驛站 吉州 遇使臣行過必具羽笠前導使臣止之而不聽聞中朝則雖大臣有罪皆配邊遠躬執戍役云 芝峯類說

○盧守愼在珍島謫中乙卯倭寇犯湖南入島搶掠守愼避寇至光州寇退還八島 年譜

○趙憲以通津縣監杖殺內奴之豪橫者配富平戊寅丁外艱憲家在金浦去配所不滿十里而以法不得奔喪 左庵集

英宗乙巳春李眞淳謫肅川李眞洙謫宣川丙午秋母洪氏在京有疾左相洪致中爲言於筵中 上命給暇歸省蓋異數也八月遭喪葬期在十月日者言十月有忌宜用十一月眞洙曰過葬還謫例也不可以拘忌過期竟以十月葬卽行

八六

起復

國法起復人謝恩起京并吉服一應朝會勿參惟行出官參謁玉色服在家衰服 朝野記聞

一世宗朝左相黃喜丁憂不出代過數月起復 詳世宗相

一世宗丁未鄭穰趾丁毋憂戊申特起爲集賢殿副提學 名臣錄

一世宗御經筵講通鑑至唐環犇丁憂帝命近臣往其第傳起復之命近臣還奏曰某哀毀因掘臣不敢傳命也參贊官許誠曰近者起復之命非一臣恐此命屢降則朝士之短喪者多而下之視效者亦從風而靡矣 上曰今後自非大臣不能爲有無者勿令起復

世宗己巳 文宗權摠萬機書雲副正金淡遭父喪
上命百日後許令赴京兼侍上送賜米豆十石淺淡木緜
團領一白苧布帖裹一鹿皮鞋一外幕一邑色條兒一引
見于內仍命仕 歷添淡上書辭職院啓曰金淡服喪未
久而起復授職皆爲未便 令曰淡也雖再三上疏辭職
還給事 上已教之予何有爲於其間再啓不允 再啓批荅見金
淡下[illegible]金文郎遺稿

宣祖壬辰起復金命元爲都元帥
甲午起復李德馨爲兵判德馨累劄辭不允德馨不得已
起視事
壬辰洪聖民典文衡乙未李德馨典文衡皆以起復人辭

遼 并許大提學

官吏歸葬

河崙

○世宗命兵曹曰在朝官吏物故而歸葬其鄉者令所經州郡館驛給車牛送至其家

宦官

太宗十七年傳曰予觀經史宦官雖或有忠於君者而其俟君亡國者率多然宮闈之間不可無此輩也今宦官每

以小事欺予予非不知置之於法但不知小竪不可事事
譴責也昨夜因有微饍掌膳者不在乃知宦官擅自遣出
不可容貸自今政院每夜點檢入直宦官及掌膳者
○世宗傳于政院曰宦官之職唯在燈燭掃除不宜授以
出納之任予逐日視事俾無留滯然近者金壽尙於除授
間夤緣謠傳漸不可長已令治罪今後事無大小代言皆
親啓
世宗朝集賢副提學崔萬理上書極論宦官着軟脚烏
紗帽不合古制依中朝例着冠其言曰自古歷代人主寵
任宦官權傾天下者甚多然不能易其冠者蓋以閹寺之
流不可混於搢紳駭人觀聽言甚切至諸宦官側目相視
議遂寢

○文宗初即位司憲府上疏曰宦官為國家患其来久矣
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
憚也閹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顔色承迎旨趣受
命則無忤違之患使令則有稱梱之效甘言卑辭之請有
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如飲醇酒嗜其味忘其
醉故我 世宗教曰宦官之職唯在燈燭掃除近者金壽
尚於除授間寅緣詐傳漸不可長自今事無大小代言皆
親啓其所以燭知物情慮患深遠可謂至矣今臺諫進言
於承旨承旨乃使宦官轉聞言至三轉豈能盡達微意乎
請一遵 世宗故事凡臺省及大小臣僚進言者或令承
旨親啓以廣耳目 上嘉納之 國朝謨烈
成廟一日與宦官五六人語民間事仍命內諸侍者一

宦豎辭不食曰今日國忌不啗肉 上曰予以先祖世遠耳汝何乃不情此退之左右曰此乃咸興隷人也少時樵于山見内官之奉命而過去者乘馹衣緋騶從甚盛即歸家手劒其腎因以托籍内班 上曰不祥之人命除官籍 五山說林

○中廟朝政院啓内班院素有懸板以記規戒閹寺之辭廢朝撤之請復古制云即命復揭記乃金宗直所作 靜菴進奏

○内需司本不設提調用印及用印之後宦者憑公濟私頻有作威之弊 明宗丙寅兩司啓去其印中外大悅 石潭遺事

○中朝内侍冠服與朝紳特別　宣廟朝承旨辛應時於
經筵達白内官服色依中朝改定言雖不行内官等情疾
揖以他事幾獲罪凡事變革之難如此 芝峯類說
○宣廟朝有一近侍中官受暇歸鄉列邑多款待而禮山
倅某獨能以法自持定式外無絲毫所加中官銜之欲以
訐中之還白於　上曰列邑中某某倅待臣皆如定式而獨
禮山倅以臣賤侍　至尊故遇之特厚迎候境上親執鄙
事先生閭里秋毫皆　上恩也　上以某某倅爲能守法
而嘉之以禮山倅爲媚附中人而鄙之顯加陞斥外議反意其
由於侍宦之厚薄後有筵臣以此陳白者　上始覺其誣罔
悉以中官之變亂黑白狀諭之 公私見聞
○宣廟朝李貴爲安山郡守内司下人持　内旨而来以

不曾関由政院監營不爲奉承及貴遞歸之後　上特命
內司凡公事必使関由政院　延平日記

○李鳳禎　宣廟信任內臣也先海壬子地官李懿信密
贊遷都交河之議主收議于二品以上皆以爲不可主問
鳳禎曰予欲遷都廷議不欲其可爲乎對曰人主欲爲則
何事不可爲只恐成都而不及遷耳主曰何也對曰佛氏
情而能成事未之見也故云爾又一日主問大內常苦烟
氣　先朝亦然乎對曰　先朝則正殿外皆舖抹樓烟何
以多主又曰大內甚喧擾　先朝亦然乎對曰　先朝尙
宮以下皆以布襪行殿陛不敢着鞋今則着鞋鞋底如釘
戛聲橐橐安得不喧主又問汝在　先朝甚瘠今則肥健
何也對曰此乃聖恩也先王勤於爲政夜深就寢鷄鳴又

起聽政老奴輩和衣假寐鈴動卽起安得不瘦今則晝而時食夜而安眠安得不肥凡此皆諷諫其亦東漢呂强之類歟 晉泉雜記

仁祖反正初副學鄭經世賜對首言宜先罷內需司以示無私 龍洲集

嶺南士族有天閹者內侍法取之爲養子其後屬絶不與通 仁祖朝閹之叔父爲承旨直闕中閹方籍內府在禁中以所得柑橘若干枚乘夕進之承旨曰南北司不得相通國法也旣不受柑橘又不令往來其家終不相面而死承旨之守法如此

孝廟朝徐挺然嘗爲太僕正時有一宦者以賞馬帖子賄下輩圖出駕轎上乘挺然覺之重寃下輩改給病劣馬

宦甚嘆之後於大內供奉時與諸豎私語曰向者余受帖
子馬於大僕正某爲余爲內侍欲親厚之特給上等好馬
余獲大利矣佯若審詑於其類而故稍擧聲及 上聽
上適聞而心惡之題其名於殿壁凡有除擬一切靳黜外
朝莫知也年久後大臣之嫌徐者以侍從臣無端廢棄白
之 上曰此人欲交宦侍擅給御乘非人臣道也大臣駭而
退追得其實審知其爲巧宦所中歎更白未及而挺然
死噫小人之工於逞憾如此人臣立朝禍患之來有非智
慮所能防者也 菊圃瑣錄

己丑宋浚吉啓曰內司公事 祖宗朝舊例必關由吏
曹其宮府一體杜弊防患之意誠非偶然十數年前吏曹
簽伊之際猶知其何問而今則執筆占位署惟謹不復問

其公事實如何而俚任內司官所爲種種違法厲民之事
率由於此 同春集

肅宗乙卯十一月武科一所內侍金徽文等三人以內
侍府尙門書筭子赴擧其中一人八格試官啓請保擧人
及八門官及徽文等并令攸司推治 上命錄名官推考
赴擧者以冒八場屋之罪論之 述而

○乙卯南九萬疏曰朝晝晨夕之閒 殿下之所與處者
可知也萬機酬酢之繁嬰於前則顧問使令之事不得不
時及於左右稔熟之人 殿下雖嚴加勤束不少暇借且
於政令之閒獨運神斷使不敢有一毫之參錯而俯仰唯
諾之閒已足以移 殿下之意旨臣歷觀前代人主初則
以爲狎習而易制也中則以爲親近而可信也終則至於

禍成而不可悔無不害于身凶于國千古滔滔若出一轍

藥泉集原跋爲
宋後吉卞誣

○肅宗丙寅四月晝講執義徐宗泰言陵幸還宮時駐駕

敎塲太僕正以進鞭立駕後小官詬罵有同奴隷擠排迫

逐幾至仆地悖慢之習不可不懲請令查治 上命先罷

後推宗泰又言我朝家法惟中官無越法度家爲美制

宗社靈長亦有所賴而黃昌副尉家護喪中使因事書啓

請推楊州牧使何敢踰越規制輕視朝士若是無嚴哉請

罷戢不叙 上難之曰諸邑皆送役丁楊州人不至書啓

言此事請推一事蓋由於不識規例耳宗泰曰爲中使者

但當據實陳啓以俟處分而已楊牧爵秩不卑渠安敢乃

爾此等事每示顧護之色臣實悶之 上曰予只言事狀

而已謂之顧護是不知予本意仍從之 寶鑑

○肅廟庚寅教曰内需司之獄如漢北寺獄流來雖久心常未安自今罷内司獄 寶鑑

○校理李真儉疏曰内需司其設雖久國家服餙器用厥有正供倉廩府庫莫非其有不宜寘内藏犯王者亡私財之戒且内司屬宫甚夥一宫屬人又不知幾輩分曹出都門夤緣作勢剝民流毒利歸於己怨歸於國亟宜罷之上褒荅而不果用 行狀

○宦者為物朽腐幽穢實非人類而娶妻居室有同平人妻或不謹罪以共行是豈合於天理人情乎違情悖理莫過於此恐非聖人之法也 松窩雜記

掖隷

仁祖朝增置武藝別監爲四十人 肅宗乙卯教以輦
下精兵其數甚少加設二十 英宗戊辰加設四十以充
百額

英宗丁未宋寅明啓曰 宣廟朝保母來有屋轎入闕
中宣廟命撞破屋轎至今傳爲美事 孝廟朝引接諸臣
之際掖隷輩皆面無人色罷出後始定 祖宗朝防閑近
習如彼其嚴矣 上嘉納 杏湖日記

吏胥徒隷

吏胥有祿俸歷代皆然而國朝吏胥無給祿之規有去官

之制然不得陞遷更無生理其因緣欺罔舞法作奸固其所也自壬辰變後吏額減縮權給月料而議者猶惜經費欲加裁制亦不知其可也 芝峯類說

○法典內諸道驛承以書吏積仕勤苦者差遣而金安老為吏曹判書時改驛丞為察訪盡以門蔭子弟除授由此吏胥之職唯渡丞而已非法典本意 芝峯類說

○凡官署之隷在京者供其司之役在郡縣者刑曹摠其額歲定其數番上於京充百僚之丘史名為選上奴其初跟馬趨走供使嗅耳後漸收其雇布勢不可禁則載於國典月不過收卉布兩端今則卉布漸賤三倍督徵貧人不能堪欲自供役則閽人蒼頭百般侵苦納價而後已大官之職無四五局者上奴無慮五六十人太半收價則月當

得百餘疋以資飮饌之費有一大宦腰腹膨脝一奴戲謂
其友曰相公腹貯何物而其大如是其友曰活吞下如許
我輩能不大乎 謏聞瑣錄
鄭光弼議選上奴入 中宗朝
仁祖撥亂初李聖求爲司諫建白悉遣選上奴歸郡 荷潭錄
○成石因爲禮判啓曰判書長於六部而率皂隸一人與
下官無異請加一人 上允之判書而皂隸自成石因始
慵齋叢話 成石因靖平公卽成俔曾祖

○曹植戊辰封事曰自古權臣擅國者有之戚里專國者
有之宦寺專國者有之未聞吏胥專國如今之時政在大
夫猶不可況在吏胥乎公卿大夫濟濟先後而相率而歸

致於僕隷至於軍民庶政邦國機務皆由此刀筆之手財
聚於此民散於外雖莽卓之奸亦未嘗有此也 南溟集
書南溟云朝鮮以吏胥亡國可謂痛切至于今日胥吏
之害滋甚為官者朝更暮遞席不暇暖而胥輩從少至
老任事自若操縱伸縮專在其手非止舞簿書盜財物
而已 芝峯類說

○趙憲疏曰臣聞中朝內自部府掾吏外至鎭邑胥吏凡
仰於官者如皂隷牢子之屬莫不有月俸 銀二兩半 而一人在
官則在家子弟雖至四五皆不定從云此實成周府吏胥
徒祿同下士之意也我國則內自書吏皂隷典僕外至衙
典書員使令等日不離官其苦莫甚而了無一錢之所及
既不暇治農又不能為工為商而其衣其食畧無出處此

所以欺官弄術詐民要貨竊簿盜財入倉偷粟不顧廉恥者也 重峯集

○宋時烈疏曰府吏胥徒實耗國之大蠹不可不汰省今兵曹判書南九萬汰去者近百詆謗朋興然其利益則已不貲矣伏願亟令諸曹一例汰省爲時俗之語曰掀天動地者不可下手蓋謂市井吏胥也此輩聯通禁掖實操禍福之權不可不知也臣及見前輩得聞其言有云朝紳有與市井吏胥交好輒阻請望今日朝臣祿薄不與此輩交好則無以爲生故能自拔於頹俗者鮮矣以故此輩一罹罪罰請囑四至極可寒心 尤菴集

○郎官各帶書吏爲陪屬兵曹陪郎官者利最優求之者焦脣汗面折趾而爭先爲銓曹注擬兵郎之際年少美容

合階吏者褰裳林立待點下善走者得之如一時駢至則先脫冠授之門內者得之此吏中故事也昔銓望之擬沈友正叅首閔夢龍叅副沈家在南門外閔家在太學傍反點下于沈點吏高聲誣之曰閔某受點諸吏皆向太學走一吏直走南門南門樓又有一吏先候望見紅衣者自松峴顛倒而來遂先往說入門良久諸吏脫冠爭門士大夫來官亦類此昔有銓曹判書家金貂滿堂皆囁嚅莫敢先發有舊官末至先諸客發言言訖即去判書大喜先官其人吁此其南樓之吏也 於于野談

○各衙門跟隨代立者徵價布於本身甚濫朝廷議令該曹收直分給任虎臣啓曰此非所以養廉也其待士大夫不已薄乎 松窩雜記